谈今

广场舞 宜疏不宜堵

□ 白 丁

表面看来，广场舞的争议是因噪音扰民、文化差异、场地争执等引发的群体间利益冲突，但背后暴露的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和群众健身需求的深层次矛盾

最近，广场舞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原因是在今年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上，广场舞被首次列入竞赛项目。这意味着，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广场舞终于“转正”，登上了大雅之堂。

近年来，广场舞取得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全人群、全覆盖”的群众休闲运动项目。不过，随之而来的争议也是屡屡发生。其中最受诟病的便是噪音扰民问题。由于广场舞起源于广场，更多集中在居民生活区域和公共场所，背景音乐声音过大，很容易影响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针对广场舞发展过程中伴生的社会性问题，不少地方已经开始颁布法规条例进行规范。比如近日修订的《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首次对噪声污染防治做了详细规定，并明确今后在距离居民楼200米范围内跳广场舞的，将由城管执法部门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条例虽有，但争议依然在延续。有人认为，只要广场舞扰民，就理应清理规范，谁也不能侵犯个人休息的权利；也有人坚持说，我没有场地跳，只能在居民楼下、小公园、篮球场上跳，扰到谁我管不了，谁也不能剥夺我运动的权利。

究竟谁说得对？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和不堪其扰的居民们似乎都有道理。表面看来，广场舞的争议是因噪音扰民、文化差异、场地争执等引发的群体间利益冲突，但背后暴露的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和群众健身需求的深层次矛盾，是日益壮大的老年群体和社会活动空间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恰恰说明，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还没有准备好，比如老年人的体育文化需求就是块短板。

由此看来，广场舞所衍生的问题只是一个缩影。要从容应对老龄化社会，注定还需要从顶层规划上做出系统性调整。广场舞不是妖魔鬼怪，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引导。与其一味限制、一味谴责、一味清理，倒不如想方设法为其提供相应的活动空间，顺应民意，加以引导。比如场地问题，在公园、社区等公共空间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能不能适度开放学校、体育馆等场地，或利用闲置厂房，专门规划固定的场所；再如文化观念差异，可否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公民进行普法宣传和社会公德教育，通过设立文明引导员，减少噪音扰民现象的发生。

广场舞能够进入全运会竞赛项目，也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作为群众性基础很强的一项体育运动，广场舞未来的地位毋庸置疑。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让老人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共享社会发展之成果，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对待广场舞，我们应该多一些扶持和规范，少一些苛责，最终目的是实现“老有所乐”与“邻里和谐”的二者兼得。

观剧

勿要盲目抢IP 购买容易汉化难

□ 康琼艳

抢占了IP并不意味着拥有了优秀的作品，生硬的移植、简单的置换并不能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影视行业迅猛发展吸引了资本热钱竞相追逐。时下，最受影视圈追捧的莫过于各类热门IP，无论是影视剧、动漫游戏，还是网络文学、综艺节目，都搭乘着IP投资的热潮，追求自身价值的商业变现。不少影视制作公司热衷于购买和储备优秀作品版权，通过改编、翻拍等方式进行衍生开发。由于热门IP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基础和较为良好的口碑效应，这种自带流量的特质为影视投资带来了看似可靠的保证。

然而，最近一部改编自知名IP的作品甫一开播，就遭到观众潮水般的差评，大量原著粉丝集体“倒戈”，纷纷给出1星的评分。相较同名日剧的压倒式好评，国语版《深夜食堂》在万众期待后却落得一地鸡毛，不接地气成为其最受观众吐槽的硬伤。剧中三面吧台的居酒屋场景、章鱼红香肠的菜式料理、斜交领和白毛巾的厨师形象，与观众预想中的大排档、路边摊、火锅店的“中国式深夜食堂”相去甚远，浓浓的日本画风更是造成了与观众情感之间的疏离。有观众质疑该剧只模仿形式而不理解原著精髓，但在笔者看来，文化的深层隔阂才是使该剧陷入不伦不类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国内热门IP被各大影视集团瓜分殆尽，影视投资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在韩流遇冷的背景下，和中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成为国内制片方的新目标。以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为例，其四大经典作品《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铺》《恶意》，前三部早就被中国影视公司收入囊中。被“承包”的当然不只是东野圭吾，一大波有着日系血统的IP正在不断被引进、改编、翻拍。这其中，多数作品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的症状。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日本独有的文化特性很难被复制，使得翻拍作品在汉化过程中难免流于形式。

日本文化是一个独立而特别的存在，其物哀情结、缩小意识、隐忍克制的民族性格在很多日剧中都有所体现。随着物质给予日本民众的幸福感越发微小，编剧们转而关注精神和哲学层面的问题，通过窥探城市生活里人的心理流变，以及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众群体，去治愈心灵。日版《深夜食堂》正是通过黑帮老大、脱衣舞娘、同性恋等“边缘人”去探讨人的精神归宿的问题——当我们无法抵达世俗意义的成功，又无力改变现状，该如何面对自我、面对生活——这与国产影视剧讲究的“三观正”“大团圆”有着质的不同。一旦脱离了日本独特的语境，故事发生的土壤便不复存在。要想传递原著精髓，并非简单地把场景、菜单、故事进行中国化置换就能完成，稍有不慎就会使作品陷入不伦不类、矫揉造作的窘境，甚至带来满屏尴尬。对于寻找代入感的中国观众，这显然是个伪命题，倒不如放下预期，以开放的心态去感受作品内核。

除了文化基因不同，日剧在引进过程中复杂的版权保护机制也是影响其本土化改编的重要原因。不少观众质疑《深夜食堂》在诸多细节上抄袭日剧，殊不知这恰恰是原漫画作者对改编提出的“规定动作”。不同于韩国IP的一次性引进，日本制作方对影视改编要求极为严苛。为最大限度保护和传递原著的精神价值，日本制作方在预算、演员、灯光、摄像等方面都会深度介入、严格把关，尤其在改编剧本方面，要求表述必须与原作内核一致。此前上映的中国版《嫌疑人X的献身》的剧本经过反复修改35次，最终获得了原作者本人东野圭吾的同意。加之国内尚无完善的IP评估和管控机制，日系IP的本土化之路愈加艰难。反观国内，有的制片方动辄对IP大肆改动，甚至引发原作者及粉丝群体的不满和抵制，日方在IP授权上精益求精的态度着实值得我们学习。

影视投资者追求热门IP本无可厚非，但其背后所潜藏的风险却迫切需要看清。抢占了IP并不意味着拥有了优秀的作品，生硬的移植、简单的置换并不能讲好中国的故事。若是带着投机的心态囤积IP，不仅无法赢得新的粉丝，更有可能引起原著粉丝的集体“反水”。总之，投资IP需要战略眼光，改编IP更是考验创作功力，二者缺一不可。但是，笔者更希望国内影视圈能够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耐心，用源自于本土的原创故事，打动我们自己的观众。

简生活 不减态度

□ 徐 行

我们忙忙碌碌一直奔跑，却忘了停下脚步等等自己的内心，问问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地铁站看到一句广告语，“简生活，不减态度”。很是喜欢。

简单生活，说易行难。尤其是在这个物质极度充盈，获取渠道极其便利，更新换代不断加速，打折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的年代，我们内心里对于“需要”和“想要”的界限正在越来越模糊，生活逐渐变得没有留白。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买买买”搞定，好像更多才是更好。在这背后，折射出的往往是攀比、冲动、空虚和焦虑。

五色令人目盲。我们唯恐不够时尚，于是衣橱里堆满了各色衣服，却似乎总缺少最喜欢的那一件。我们唯恐不够上进，于是买来各种各样的书籍，却总是读了几页就置之不理兴趣它投。我们唯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把孩子的空闲时间用各种课外班塞得满满的，却忘了他们只是孩子。我们忙忙碌碌一直奔跑，却忘了停下脚步等等自己的内心，问问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曾经有段时间痴迷于收纳，看了形形色色的收纳教程，也买了许多收纳“神器”。满头大汗收纳完，仿佛瞬间清爽，但是过段时间，一切又都恢复原样甚至更糟。打开大大小小的收纳盒，会发现其实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当下的自己不需要的，要么是不太喜欢，要么是舍不得扔，要么是舍不得用。把它们藏在收纳盒里，虽然眼不见为净，但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用收纳做“加法”无用，关键还是做“减法”，也就是断舍离——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念。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一书中说，断舍离和单纯的扫除、收拾不一样，并不是以“很可惜啊”“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吗”为考虑的重点，而是要自问“这个东西适合自己吗”。断舍离的主角并不是物品，而是自己，现在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就必须放手，只选择必要的物品。断舍离的最终阶段，是在买东西时会反复思量，让物品物尽其用。的确如此，通过断舍离，不仅是舒适的物理空间被清理出来，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内到外焕然一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简单生活的乐趣。几年前，美国作家斯科特在自己的四口之家，开始了一年的实践，并写出了《一年不买东西：一个家庭的共同任务，停止购物，开始连结》一书。在这一年里，他们除了生活必需品，不再购买衣服、书籍和玩具，亲手制作礼物，更注重生活的体验而不是物质的享受。虽然一开始很困难，但是坚持下来后他们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受，也影响到了身边的人。更极致的例子则是日本女生麻衣，她从一个囤积狂变成了“扔东西狂魔”，真人真事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我的家里空无一物》。

让我们一起，简单生活，断舍离。

世说

兴趣来自成功

□ 郝旭光

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价值感和成就感，这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动力

前不久在农科院散步，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训练身高一米九左右的初中生儿子打篮球。父亲不停地纠正孩子的动作，几乎没有见到一次肯定，这极大影响了孩子练球的兴趣，弄得孩子非常有挫败感。最后矛盾终于爆发，孩子不练了，嘴里大声喊道，“没有一次是对的，到底怎么做才对啊！”

联想到社会上的家学渊源不多，父亲是中医专家，儿子往往不学中医。为什么？家长对孩子要求太严了，弄得孩子没有兴趣，进而就没有成就感。

有经验的家长、老师，在指导初学者时，常常会用正面肯定的口气，鼓励对方进步。很多足球运动员，训练时水平很高，如果比赛一直不进球，常常影响训练的兴趣和热情，直到某次进球了，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这会极大提高训练兴趣和热情，随之迎来更好的状态。

这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古语亦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比教给他知识效果更好，更能调动他的学习积极性。

问题是，怎样培养学生的兴趣？

最关键的是让学生有成功的体验。人是社会动物，社会中的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关注，希望他人对自己的行为和能力表示肯定。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提出，对人来说，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什么？是实现自己的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成功的体验是其中重要方面。因此，对人的最大激励是成功的体验。有了成功的体验，才会有兴趣，才会愿意努力，愿意思考，盼望着能做出成绩、获得结果。有了成功体验，也就有了内在动力。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要使学习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价值感和成就感，这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动力。学习过程中的成功体验，会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所选的、所学的，学自己愿意和擅长学的，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来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享受经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以后产生的愉悦感、满足感和成就感，并且会激励自己去寻找难题、解决难题。

心境

城市“闲鱼”

□ 程应峰

城市“闲鱼”的互动互通式交流，凸显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每次从水边走过，看见水中悠游的鱼，无论大小，我都觉得它们很悠闲。

我知道，它们也要觅食，也要面对生存的危机，但在蓝天白云下，在波光水影里，它们所处的状态看起来确实很轻盈，很美丽。它们抑或游进山影里，抑或游进云影里，抑或躲进水草中，沉入深深的水底。偶一高兴，还会翻个身，弄出一点响动，溅起一片水花。

这是鱼的状态，你看不出它们有多少离奇的心思，多么复杂的思想，更甭说有多么动人的故事。怪不得庄子站在秋水边，会同惠子争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在现代都市，也有一群看似悠闲的“鱼”，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他们宅居在家，就像生存在一潭清冽的、自由的水域里一样，做着自己想做爱做的事情。或文案，或网游，或营销……当然，在看起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背后，也有他们的快意和苦闷，欢喜和哀愁。

有个“闲鱼”二手交易平台，是淘宝旗下专门交易闲置用品的。这“闲鱼”可从来没有闲着，它以旧物互通的功效，力促物尽其用，让消费者从中以最低的购置成本拥有最实在的价值。每到节日，这条“闲鱼”更是要弄出一些汹涌的浪潮，让“剁手族”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受到刺激。

“闲鱼”，让你的闲置游起来。这样一个平台，其崛起的力量源头，正是一群“闲鱼”一样的年轻人。它起始于电玩界单机游戏激活码、手柄、主机等二手交易；到后来，有了书籍、CD等比较具有文艺气息的物件的交易；随之，各种闲置旧物的交易接踵而来。

这是属于城市“闲鱼”的一种互动互通式交流，凸显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凸显着买与卖的灵活性。

当然，也有更为务实的“闲鱼”。有个“90后”公务员辞职当健身私教，原因是他不留恋这份工作，想要更多的自由，更想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很快，他凭高颜值和一身肌肉，圈粉无数。做私教之初，他给周围一些朋友提供健身指导，便足以自给自足。后来，通过“闲鱼”，他分享了自己的技能。很快，找上门来求指导的人越来越多，一天仅陪练4小时，收入就达千元。

他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条城市“闲鱼”，有些悠闲自在，有些“不务正业”。但正是这样一条“闲鱼”，游出了一片真正属于自己梦想的天地。

冷眼

我的青春谁做主

□ 吴学安

青春片要想再次火起来，势必要解决从小众到大众的角色转换

从2013年大获成功的《致青春》《小时代》开始，暑期档就刮起了一年一度的国产青春风。放假的学生、怀旧的校园事，成了投资方眼中最火热的票仓集中营。

回顾这几年的暑期档，青春片年年有，口碑没见长进，票房却已是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暑期档，一大波青春片纷纷亮相。《李雷和韩梅梅》《我心雀跃》《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青禾男高》……几部影片要么根据IP改编，要么网影联动，都在试图突破以往的青春片套路。虽然势头凶猛，但要想复制《致青春》《小时代》的高票房，并非易事。

青春片作为近年来影坛崛起的一种电影类型，经常面临口碑与票房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境地，不得不说是电影市场的一大遗憾。前段时间，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在国内电影市场刮起了一阵旋风，不仅以12亿元票房成为月冠军，更引发了观众对国产“青春”题材的反思。这些年来，国产青春片经历了烈火烹油般的热潮，却屡屡陷入题材单一、剧情老套的怪圈，口碑也并不理想。虽常有暴发青春片一举冲进年度前十的票房奇观，但实际上是被粉丝经济、资本跟风、怀旧风潮等外部因素左右的一种非正常现象，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市场发展前景。

所谓青春片在内容是让人“回味过去”，但并非让人陷入颓废。当青春片都陷入打架、出国、车祸的套路情节里，谁敢说这就是我们的青春？青春里有懵懂、叛逆、敏感、多情，也有青涩、成长、勇气与纯净。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青涩、纯净，在今年的《李雷和韩梅梅》《我心雀跃》《小情书》这样的青春片里有了体现。

青春片要想再次火起来，势必要解决从小众到大众的角色转换。单质化的青春片势必导致低水平复制品出现，过于单一的类型题材、缺少丰富性和多样性显然是需要突破的瓶颈。一方面，要提升青春片的口碑与品质，需要厘清视听叙事系统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差别，也要防止资本过热、粗制滥造的跟风弊端。另一方面，将青春与励志相结合，会放射出别样的光芒，也足以自成一类。

随着观众心态的变化和市场的细分，励志题材的巨大潜力仍可能被释放出来，但这需要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应该说，讲好青春故事，需要加强类型融合，打造与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的大格局和大视野，也需要还原青春文化的内涵，展现青年文化的独特品格，在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